

中医治病科学原理真的说不清道不明？ 南方医科大深圳专家给出创新答案

中医为什么能看好病？在人们想要了解中医却无从入手时，申维玺给出了一种创新的答案。11月24日，粤港澳大湾区中医协同创新研究新闻发布会在深圳举行，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教授申维玺向专家学者分享了研究多年的课题成果。申维玺表示，中医的证是一类以细胞因子网络紊乱为基本特征（本质）的基本病理过程。而这也是解释中医辨证治疗起到治疗疾病作用和效果的关键。



申维玺教授在发布会上介绍课题成果。

22年前发现中医治疗疾病的原理

“当我遇到中医时，是又爱又恨，爱的是，关键时刻它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或者说解救；恨的是，我想要了解它时，又无从入手，更不能向人解释它的好……”网友“茶叶禅意”的一段留言曾引发不少人的共鸣。中医是中国的传统医学，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也是世界了解中国的一扇窗口。但是，如何让世界很好地认识并理解中医理念，成为国内医学专家学者亟待解决的难题。

“近30多年来，生物医学取得了长足进步，特别是分子生物学理论的飞速发展，人类对于疾病的认识深入到基因和分子水平，为阐明中医理论的科学本质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技术可能。”申维玺表示。

1996年，正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就读博士研究生的申维玺，在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孙燕的指导下，开展中医证本质的博士论文课题研究。他们突破传统的中医思维方式，用分子生物学理论对于中医研究进行重新思考和整合，以中医证和阴虚证本质的研究为突破口，证实了中医证的本质是细胞因子，并在此基础上，对于中西医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对比，发表了60篇论文，系统阐述了中医治病的现代医学属性和原理。

他们研究发现，中医的证是一类以细胞因子网络紊乱为基本特征（本质）的基本病理过程。中医证的本质是细胞因子，其发病学机理是由于机体在各种致病因素的损害作用下，细胞因子基因表达失常、引起细胞因子网络紊乱和平衡态失调的结果。复方中药的基本作用机理就是调节细胞因子网络紊乱的异常功能状态，使之恢复至相对平衡的状态，从而起到治疗中医的证和西医的病的作用。

换言之，中医辨证治疗疾病的现代医学原理是使用复方中药，以多靶点的作用方式，调节细胞因子网络的功能失常状态，从而起到治疗疾病的作用和效果。

复方中药治“证”，不是治“病”

申维玺表示，通过深度挖掘和研究，不仅可以发展中医药，展示中医药理论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也可以促进和提高医学对于人类疾病过程中功能态变化规律的认识和诊治水平。

基于这项研究发现，人们对中医和西医有了更深入的理解，首先便体现在对于“疾病”的认识上。申维玺强调，中医理论的核心是“证”，西医则是“病”，中医的证和西医的病都是对于人类疾病过程的认识和反映，只是二者认识和反映疾病过程的角度和原理不同而已。中医诊治疾病的基本模式是辨证治疗，现代医学则是辨病治疗，病与证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医学概念。中医辨证治疗的基本方法是使用复方中药，调节和纠正疾病过程中机体功能状态失常（中医的证）的作用和效果。因此，复方中药是治“证”的，不是治“病”的。

“中药的临床试验设计决不能混淆这两种不同的医学概念，不能用治疗中医证的药物去做临床试验观察治疗病的疗效，这是需要医学界和中药研发企业认真加以区别的一个关键和原则问题。”申维玺直言，国内学术界和中药研发生产企业却没有清醒地辨识到这一点。临床试验中，他常发现有专家用治疗证的复方中药去观察治疗病的疗效，这从立论原理和实验设计上都是错误的，其临床试验无论是阳性或阴性结果，也都是不科学和不能相信的。此外，对于不了解中医理论的外国相关机构，在评价复方中药的过程中也犯下了同样的错误。

在申维玺看来，人们对中医药研究出现的误解或误判，最终都归因于中国医学界没有建立起中西医结合的统一医学理论，“由于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国家

资助的中医药实验研究成了盲目的摸索性研究，实验研究结束后，最后的结果只是堆集一些实验数据；由于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外国机构不知道中医证的理论是什么，不知道中国的复方中药是不能用治疗病的疗效标准进行评价的；由于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中国的中药研发企业做临床试验，走了太多弯路，花了不少冤枉钱，影响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发展速度……”

“要让中医走向世界，首先要得到认可”

“中医在某些方面能看好一些病，但其中的理论说不清楚，所以会有外国专家觉得中医‘玄’。但今天，申教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创新的解释。”会上，听完申维玺关于《亟待纠偏的国家中医理论现代化研究》的成果介绍，香港大学讲座教授陈飞松有感而发。陈飞松表示，中医历史悠久，但发展到后期属于突破性、颠覆性的创新就比较少了。中医是当下仅剩为数不多的传统医学，在传承的同时不能忘记创新，因为有发展才有生命力。

会上，还有不少医学专家学者也纷纷就申维玺的发言发表了各自的见解。“要让西方听懂中医，我们还要做很多研究。要让中医走向世界，首先要得到认可。”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教授禹志领表示，当下要找到一个合理的、准确的解释方式，让更多外国专家认识并理解中医，“如果这项创新研究立项了，我们也将支持并全力配合做这个事情，助力中医走向世界。”

长期从事中医研究的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副教授冯高飞表示，长期以来，中医理论研究积累了大量的实验结果和海量的实验数据，却不能从理论的整体水平揭示出中医理论的科学本质和中医治病的现代医学原理。申维玺通过分析总结这些实验研究数据，提出和建立了新的理论，对于中医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教授郭坤元认为，如何在保留中医的同时让它发扬光大，切入点至关重要，而申维玺把对中医证的认知收到“本质是细胞因子”这个切入点上，为中医药理论现代化研究打开了大门。他建议，中医理论的现代化研究可以通过立项和民间投资两种途径去进一步开展，把这项研究作为一个事业进行下去。

中医研究需要具有综合知识的战略性医学理论家

申维玺表示，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史表明，科学的进步和繁荣在于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和建立，而不是实验数据的简单堆集。中国的中医研究需要一位具有中西医多学科综合知识的战略性医学理论家，将中国多年实验研究积累的海量实验结果分析梳理，并与现代医学理论系统整合在一起，才能建立起中西医理论统一的医学理论，才能从整体的理论水平阐明中医辨证治疗疾病的科学原理，这是中国中医研究取得突破的重要途径。“这就像千万个飞机零件制造厂生产了大量的飞机零件，需要有人把这些零件组装成飞机，这些零件才有价值；组装飞机成功能再经过试飞后，就可以为人类社会创造财富和造福人类。”

据了解，此次发布会的举行也宣告着《亟待纠偏的国家中医理论现代化研究》这一广东省科技创新智库课题项目同时结题。申维玺表示，12月1日将会把研究报告正式上报广东省科协，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和深圳市天佑医学研究院研究取得了重要突破和理论创新成果，用现代医学理论系统阐述了中医证的理论和中医辨证治疗疾病的现代医学原理，对国家中医药现代化研究具有战略性意义。”申维玺希望，该成果能早日为国家的中医药研究实践发挥其应有的理论指导作用和价值。